

8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潮头品茗

微小说

民国影像（外四首）

■（四川）其然

民国很粗糙，但民国也很精细
长布衫与大礼帽，是真实的民国
短衫的疼痛与别墅的花草
其实就隔着一道栅栏

炭火的汽车拖着一片广袤的国土
车厢里，香水和汗臭的距离
都堵塞在同一个通风口上
横排和竖排的文字，便争得不可开交

江南的拱桥上，有很多人看风景
古老的乌蓬船上，鲜色的旗袍
站在诗句里，没有人能说出
是押韵的好，还是不押韵的好

河岸的旧屋，小青瓦很多都已经叛逆
思恋跪在供案下，听淅淅春雨
摩登的步履十分清脆地敲击着早眠的青石板
土层负重，不时也会有低度的呻吟

经书，像一匹深秋的树叶
赶路的身影，在月光中拉长又缩小
古宅里的少年和广场的老者
都同时挥动自己手中的书卷
骨与肉，在此时都很生动

兵马俑

这肯定有我的前世
要不何以匆匆赶来
这六朝古都的旧梦
依然灯火阑珊

出征，是无须回望的遥寄
远山纷纷倒戈，城头的灯火
越来越矮，弦月如钩
却难以扣住大王的名字

风雪中
铠甲很重，而汗水冰凉
滚动的征尘，与时间对仗
已经凝固成一种威武的
姿势，像格律

鼓点越来越急，催征的长歌
从未沉睡，亢元或者低沉
都有边关的薄霜

我已记不得草原和马匹的故事
长风，从衰草处起身
旌旗煨热了一大片山河
而苍凉的梦，至今
仍然在重峦叠嶂的大山里歇息

牌坊

（一）

脱落的青石，是故乡的记忆
我曾经，看到过无数的先祖
那一点一点风化的历史
始终有一双虔诚的眼神，香火
在放牛娃比试远近的尿柱上

（二）

牌坊已经老态龙钟，有些繁体
汉字，被简化了许多
模糊不清的笔划，没有几人能够认识
远不如路旁的野草，年年翻新

破晓时

我听到了。听到你内心的挣扎
难受的声音，在夜里
高过任何琴弦之间的碰撞
想象的手指，高托低拨

那丛紫色的棠棣，用晶莹的露珠
等待太阳，等待可以翻开故事的花叶
我来了，我来了
在破晓前，我把自己变成滴答的雨点

捧起那团潮湿而诱人的月光
用一个迟到的韵脚，抵达春天的深处
平仄起伏的笔，应该可以应合
琴音里颤动的流水曲

黎明，从窗户的流启处退出
窗前的你，和你背后的我
在这最后的黑暗中，轻拥
看破晓的阳光是如何将每一个毛孔
唤醒，不需要任何的深呼吸

无题

赞美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赞美的人必须是死人
这样，我所调动的词
才会准确，汉字
在古老的城墙，勾描得丝丝入缝

其实，不需要表彰
大田里的大白菜，长得壮的
都被锋利的砍刀送进了城
油菜花，整齐地开放
冬小麦，也整齐地开放

原野上，除了春风，就是
零零星星的桃花，李花
或者杏花，春风一扬就开了
春雨一挥就谢了，多年来都是这样

拉磨的驴，逃了
敞放的山羊也进了城
只是听说，那只跛脚的母羊
肚子里，还怀有几个月的羊羔

赶往是如此漫长，亲近是如此无间，不
染尘埃的疏朗中，我又如何不心旷神怡！

微风翩翩，从四面漫过来，一层层拂过，
你的裙裾褶皱起万千丽波。穹庐在上，蓝蓝
如玉，絮状的白云，宛似羞涩的姑娘，逡巡在
你宽厚容纳的倒影前，一盼再盼，搔首复弄
姿，收拾着信心与憧憬。可以浅闻芬芳的邻
近处，是青袍在身的山峦，是金甲粼粼的沙
丘，是次第绽放的花草，是所有自然的彼此
尊崇和欣赏。哦，此时的你，一直的你，该是
就如此这般地祥和在自我的位置，宁静在大
化的永恒吧。

于是你欢颜如初，恬淡如昨，时间，遥遥
在另界。

其实，我是按捺住投入的迫切，先绕过你
的身影，从山岭上窥看你一回呢。山在山的位
置，你在你的固有。两两相对之间，我只是一
个凝望。凝望之前，目光先被山岭上一色的碧
绿黏住。那是怎样的一种绿啊！一坡一岭，一
峡一谷，青黛到迷离，苍翠得如梦。有意思
的是，竟没有一棵树，就那么绒绒的绿着，油

又是周末，天空飘着雨，冬季的雨让人觉
得那么冷彻心扉。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讨厌
行走在雨里的感觉，却忍不住要出去一趟。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情
不自禁地又去了那片去过了很多次的广场。
海边风很大，我不自觉地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也许是因为风，也许是因为雨，海边没有几
个人，只有两三对情侣在游荡。独自撑着
伞的我，成了广场上的异类。

我孤独地看着一对情侣在雨中欢快地
蹦跳，思绪开始跳跃。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心中升起，如捅破了窗户纸一般，灵感如
潮水一样涌来。原来是爱的力量，让我喜欢
了这片广场，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原来，我情
不自禁想来的地方都有过我美好回忆的地
方。是对爱的渴望，是对美好回忆的留恋让
我喜欢上了这些地方。

久久地站在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咖啡馆
前，有长颈鹿在低头冲着我微笑。虽然我只
来过一次，但它是我爱情种子发芽的地方。咖啡
的香味仿佛依然留在嘴角，你的话依然在耳

玫瑰花束

记忆中那束玫瑰一直那么娇艳，她绽放
在阳光下，舞蹈在黑夜间，徜徉在音乐中，呼
吸在爱情里。

再也没有如此那般认真地注视过一束
花，她的脉络，她的花瓣，她的身姿，她的一
切。再也没有如此细致地照顾过一束花，殷
勤关注，小心呵护。

从花瓣初绽到盛放到凋零，从美丽渐现
到惊艳到熄灭，我一直守在那束花旁边，渴
望她的花期能长一点，再长一点。

最后，那束花当然还是枯萎了，被丢弃
了，可是她的香气，她的优雅，她的妩媚，她
的一切都永远定格在记忆中了。

那是一束爱情的花，是恋人真诚火热的
心，她笑的那么灿烂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坦然。

大美如斯：青色的海

■（河南）范恪勤

的碧着。山在南，你在北；山青青，你蓝蓝。山
因你的蔚蓝而宛似翡翠，你因山的碧绿而更
蓝成青玉。或许，山留藏着一份倾慕而只任浅
草蔓延，怕森森树木的嵯峨拉大你们彼此对
祥和柔润的认同；或许，你的静水无声最适宜
于浅草柔曼。于是，山因此而草饰，草因你而
葳蕤了。是的，在大美之前，唯有谦卑的自守
和距离的欣赏，才称相宜啊。

可我，却是忍不住那份久有的渴慕啊。
站在山之巅，遥望是心的投寄，走进是
身的自主。于是，一步一步，我真的向你靠近
了。

大美在前，谁能拒绝那梦绕魂牵的呼
唤？！

站在你眼前，我的目光迷失在你熠熠流
彩的光亮中，梦回千年。

因你，爱上一座城

■（山东）石少峰

边回荡。还记得，我们相识在一个秋天的午
后，你甜美的笑容却刻印了我的脑海里。

漫步在广场，我喜欢踏着那条和你一起
走过的旧路，慢悠悠地向前，只因那里曾经
有你我回忆的味道，风雨依旧，我却浑然不
觉。直到路的尽头，我才醒悟，此时我的衣服
早已湿了半边袖子。看了看举起的伞才发现
自己习惯性地向左举着，仿佛有你和我一起
散步一般。不要问我为什么是左边，可能是
我想让你离我更近一些。

回头看了看那片海，依稀想起你拍过的
夕阳，我沿着老路继续回忆。淅淅沥沥的雨
还在，仿佛诉说着情人间的思念。路人匆匆
地行走，情侣们互相谦让地打起伞。此刻我
的身旁空荡荡，思念在心里发芽，瞬间长成
一棵参天大树，我的心房再也阻挡不了它的

爱情及其他

■（甘肃）木 木

森林雨

这个名字真的动听，尤其是在沉闷的夏
季里。

我们一次次去，推搡地拿票，拥挤着排队。
终于坐下了，可真高兴，感觉从来没有
尝过这样的美味，还有拉面师的表演，可真
精彩。我们吃得天翻地覆，然后抬起头来看
对方，均是泪眼婆娑，唏嘘不已。

这感觉真好，我们一次次去，一次次回，
朝着一个方向和目的靠拢，又在同一个地方
挥手，别离。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一切似乎就是爱情，一切似乎又与爱情

据说，你是文成公主抛出的日月宝镜幻
化而成的。据说，蒙古人藏人称你叫做“青色
的海”、“蓝色的海”。实际上，你是被阻断了流
注黄河之后的闭塞湖。湖而称海，先人看重
的是你的博大浩渺；水色呈青，验证着你的纯粹
无眠。烟波浩森里，多少日月经天过；碧波连
绵中，无数牛羊下夕烟。经历过，披泽过，你只
看做造化之功，留给自己的却只有淘洗洁净
的如初；吸纳过，盈亏过，你只认作生命的历
程，怀抱的却只是空到纯粹的如一。

于是，你清澈到永无瘀滞而成“鲜水”；
你深湛到无不洞彻而名“仙海”。

涉足于水，原来你对走过思慕长路的素
足并不苍凉；拈花细看，原来你对偎依的细
微从无忽略。不能不想，所谓智者乐山，定是
见山之际的一时倾斜；所谓仁者乐水，却是
近水之后的真诚心语吧。大地只是已有，鲜
水才致生动啊。

驻足于斯，凝望是心的锁定，融入是神
的皈依。于是，我在青色的海中，欣欣不已，
如醉如痴。

成长。

你还在工作，我不能打搅，只能又一次
来到书城，在书的海洋里翱翔。书城，一个
满是书香的地方，这里也曾留下我们的足迹。
当道出心中的爱恋，你像一只惊惶的小鹿一
样。我不知道此刻你在哪里，好想化身一只
小狗追随你的味道。

你说你喜欢猫咪，我也开始喜欢猫咪。
常常端着一杯咖啡，静静地看着屋后那三四
只猫咪，有白色的、黑色的，还有花色的，或
伸伸懒腰，或打个哈欠，时光就在不知不觉
中流淌。看着它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看
着它们嬉笑，我也会忍俊不禁，仿佛它们是
可爱的小宝宝。

自己终于明白，以前是因为喜欢城市的
生活，喜欢这座城市。现在是因为喜欢你，而
喜欢这座城市。此刻，门外依旧是车水马龙；
此刻，门外依然是热闹喧嚣。虽然我不知道
你在哪里，在做什么什么？但只要你在这座
城市，我就喜欢这座城市。我的心就如同这座
城市一样，早已被你的所有霸占了。

无关。

烟火爱情

早就知道这将是一场烟火的表演，所以
迟迟不敢点燃。怕太过璀璨太过炫目太过萧
杀太过短暂。

我东躲西藏，不断改变改变，以为这样
就可以避免。

可是，手握美丽之极、绚烂之极、倾尽全
力、孤注一掷的烟花，人往往无法自持。

不如尽快燃烧吧！

火焰，从生命汹涌的血脉中升腾，在浮
世躁尘中点燃潮湿的灵魂。

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终于，演绎成一场战争，呼啸地腾空，刺
耳地炸响，落得满地狼藉，弥漫着硝烟。

烟火爱情，永远都是隔岸风景。

老人与狗

■（江苏）钟吾

刚退休的老王站在 9 楼独居套房的阳台
上焦躁地游走，就像一只被拔牙剪爪困着的
孤狼。

这栋楼靠近小区围墙，墙外街角，一节收
废品的破集装箱上住着一一条狼狗，它对每一
个过往行人都要露出牙齿，吼一吼。老王不管
它是否也孤独，老王怨恨它日夜不停的叫嚣，
不眠不休。吵得他失眠多梦，焦躁不安，如
一头困兽。

老王打电话给物业，要求驱赶那条狗。保
安在围墙里来回转了几圈，最后无奈地摇头，
它不是小区里的狗。有天，老王绕了一大圈才
找到狗住的集装箱门口。铁将军把门，狗在顶
上窜出头爪呲牙瞪目地吼。老王使劲地踢了
集装箱几脚，狗上蹿下跳，差点挣脱锁链扑下
来。吓得老王和附近张望的两条流浪狗调头
鼠窜；这天夜里，老王悄悄打开窗户，向狗狠
狠地扔过去一块砖头。老王嘟囔，你不是厉害
吗？蹦啊！跳啊！挣啊！跑啊！不想狗不蹦不
跳，只叫得更凶，汪汪——汪汪——汪——吵
得小区一些窗口，一整夜亮了又暗，暗了又
亮。

老王那个气呀！天一放亮他就愤怒地报
了警。警车很快来到小区，片儿警是老王原下
属的儿子，不然也不会来管一条看废品的狗。

老爷子，您和一条狗较什么劲啊？捡废品
的是他新局长妻侄的表舅，打狗总得看主人
的。您老多担待吧！片警看了，说了，然后把
车开走了。

老王愣了半晌，扯着喉咙高喊，打狗——

咔——咔—— 咔——咔——

■（山东）白春玲

屋子里只有修表匠大爷爷和五岁的小
宝。挂在墙上的钟表，咔咔地响着。秒针能力
强，总是比分针和时针跑得快。

远处，不时地传来悲切的嚎哭。
“走——咱也去看看你爷爷！”
“我爸爸说，不让大爷爷去，大爷爷老了——”

“没事，咱去看你爷爷最后一眼！”
“咔——咔——咔——”，路边有伐树的。那些
长了几十年的大杨树，随着电锯的呻吟声，一
棵一棵地倒了下去……

这些树，都长得碗口粗，有直的，有弯的，
有粗的，有细的，随着树的一棵棵倒下，眼前
显得空旷起来。

大爷爷和小宝进到灵棚的时候，灵棚里
的人正哭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老人，
就见老人，一个打滚，就倒在了他弟弟的身
边。

他弟弟笔直地平躺在客厅的正中央，脸
上盖着火纸，从头到脚，都被包裹得严严实
实。外面，突然响起了火化车刺耳的声音——

大爷爷牛一样的哀号，压过了灵棚里所
有人的声音。他们发现，老人的哭声，是绝望
的，这五弟一走，从此兄弟五人就只剩下他
一个了——

大伙儿就停了下来，轮番安慰老人，并很
快把他劝出了灵棚——

是呀，他是经不住恸哭的。他迈出五弟家
的门槛时，觉得两条腿好像不听使唤，哆嗦起
来，大脑也有些嗡嗡作响——

他跟踉跄跄地往前走，从伐倒的最后
的一棵树上，折了根棍拄着。

他的泪水，一直在眼里打着转，“你以后，
再也看不到你爷爷啦——”他摸着小宝的脑
袋。

“大爷爷——你别害怕！我不让爸爸埋爷
爷——我也不埋——”小宝瞪着大眼睛顽皮
地说。

咔——咔——咔——咔，秒针又在大爷爷的耳
朵里响了起来。

老人恐惧地等待着，他很害怕那挂钟表
会莫名其妙地停驻下来——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